

# 吴越文化的通东叙事

◎朱一卉

阅读海门籍作家孙海舟近6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八棵樟》，第一个感觉和读到金宇澄的《繁花》类似：明清白话小说的传统写法，白描见长，在密集的对话中，细节展开，人物的性格凸显，情节推进，从抗战胜利后至改革开放初期40年间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渐次展现在读者面前。我认为，《繁花》展示的是吴越文化的上海图景，而《八棵樟》是吴越文化的通东叙事，是首部通东话长篇小说。

通东，即古通州东乡，一般指金沙以东使用吴语通东方言的东西狭长区域，区域横跨通州区、海门区及启东市，大致包括二甲镇、四甲镇、余东镇、包场镇及吕四港镇等。

通东话属于吴语太湖片毗陵小片的金吕支片，通东文化属吴越文化，民系属江浙民系，人口数量约60万。

启东、海门中南部的沙地人把通东人称为江北人，把通东话叫江北话。同样居住在长江以北的沙地人却不认自己是“江北人”，原因在于，在明代中期前，海门区中部的通海界河所处的位置还是长江的水道，随着长江口沙洲不断淤涨成陆，原来处于江中的东布洲、南布洲等沙地逐渐与江北侧大陆连接，也成为“江北”。但当地的语言习惯没有改变，仍然将通东地区称为“江北”。

但是，不管是沙地人，还是通东人，历史上都是江南移民的后代，方言都来自吴语，传承了吴越文化的基因。因为是对话体，《八棵樟》中有大量的通东话，这对普通读者来说，有一定的阅读障碍，但对于吴语读者来说，感觉很亲切。

“做生活”“宗桑”“上昼”“汰脚”“睺一宿”“掼跤”“老里八早”“脚箍郎”……小说用这些既土气又古雅的语言，描绘了通东地区独特的社会民俗风貌、文化特点、人物生活和命运。

比如“洗澡”这个词，沙地话叫“汰冷水浴”，游泳的意思。“当地人听得明，洗澡等于游泳，徐区长，外地人一个，听岔了”。结果过河时差点淹死，也是在这次和敌人的遭遇中，纽扣扣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徐浩区长中弹牺牲。

“腾空八只脚”“一年到头，两年到梢”“没门槛的吃不饱，有门槛的吃来腥”“一个笑来齁，一个齁来笑”……作者用方言俚语，写通东人的相亲、结婚，写干活打号子，写孩子的百日宴，写中医治疗癌症……活色生香的原生态语言展示了丰富的民俗文化，为民俗学提供了鲜活而宝贵的文学资料。

为了更好地分析小说的语言特色，举一个详细的例子。小说写到纽扣扣根据地下区委书记鲍枫的指示，给穷苦百姓送钱，送到长顺家——

扣扣乘势抽出手臂，从裤袋里抽出半沓钞票交到二婶娘手中，说：手中有俩钱，家里先用着。二婶娘推诿：又让扣住破费了，使不得。一针：使得，不拿白不拿，他把我骗来就得管着吃穿。扣扣：听一针的，收下来，给她买点不忌口的吃食。一针：买碗白米饭来，我馋到喉咙口了。扣弟放

心，我不会白吃的。等儿出世开口说话时，我管他唤你爹。三人闻言面面相。扣扣：一针！我唤你一声嫂子，这话出口出格了。在大东地界，爹娘不能信口唤的。一针：怎个，唤错啦。我来到这地界，亲爹，寄爹，老爹听得多了。有的管爷爷唤爹爹呢，爹的爹，可不是爷爷吗。爹有生爹养爹之分，自古有奶就是娘，有钱就是爹，你是伢儿的寄爹。扣扣：没这种说法的。一针：你想卸肩胛呀，不想抚养娘俩了。丑话说在前头，你不答应，伢儿生不生在于我呢。说到做到，她下床蹦跶起来。二婶娘：天爷！动不得，动不得的，长顺快抱住她。长顺近不了她身。扣扣：嫂子耶，依了你，做伢儿的养爹，你不跳行吗？哼！一针一脸的得意，得胜地回了床。

通过对话、动作，把一针泼辣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，为一针后来抛夫弃子离家支边埋下伏笔，同时，也写出了扣扣的淳朴善良。

这部小说，最好的就是语言。鲜活、生动，冒着泥土的气息、长江的气息、大海的气息。有吴语的精华，有深厚的文化积淀，有时代回音，也有历史记忆。

纽扣扣是这样解释自己要入党的原因的：“我就闹不明白了，进党为啥要以官位钱财挂钩呢，我进党只为一个约定，通过同辈的鞭策，先辈的督促，平身务农为本，为周边大公众多挑两桶水缸水，多烧一把灶膛火，专心还债。”用朴素的语言，解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。

小说成功塑造了纽扣扣的形象。通过他人党的艰辛历程，刻画了一个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，始终不忘初心使命的党员形象。为了感恩抚养他长大的四水家族的老老少少，他愿意和衣香结婚，但他心里又装着青梅竹马的东令子，珍惜感情，相信爱情，是一个爱恨分明、敢爱敢恨的堂堂男子汉；他聪明能干，开疏通漕运河时，扣扣出谋划策，如何用工，如何安排粮草工具，如何捞鱼摸虾搞副业，运筹帷幄；他信念坚定，有主见，明大义，能吃苦，有担当，为了偿还当共产党粮秣员时被匪徒劫走的钱款，他含辛茹苦，不屈不挠，至死不渝。从解放战争、土地改革、三年困难时期，到“文革”、改革开放，纽扣扣历经艰辛，走南闯北，在夙愿得偿时，因为见义勇为而不幸遇难。

应该说，纽扣扣用一生的行动践行了当年他在第一份入党申请书（“进党进门书”）中写的话：“……进了共产党，跟上同志哥的路，吃辛苦为大公众……能吃上三顿时改吃二顿，省下一顿帮上一个受苦人。听从同志哥支配，出力时出大力，玩命时爽快献出身家性命。”

其实，纽扣扣不仅仅是一个基层优秀共产党人的形象，他更是淳朴善良、坚韧担当的通东人的写照。鲁九久、东令子、何细凤等人和他一样，有理想，有追求，有担当，在他们身上，流淌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血脉，传承着无私奉献、勇于牺牲的时代精神。

灯下漫笔



## 春来

◎仇稳山

## 刘桥胖姐炸串

◎吕炜照

刘桥的胖姐炸串是一个很小的店铺，蕴含着店主的梦想和希望。

2003年年底，初到通州刘桥老家，一切都是陌生的，每天下班，我都会上刘桥中学和小学的路口寻找一个叫胖姐炸串的流动摊点，最喜欢听“咕咚咕咚”的大桶调和油倒入大铁锅中的声音，还有各种调料弥漫的香味。有时候，我会问胖姐，同样的串串，为啥你炸出来的串串如此好吃？胖姐微笑着说：“炸串也是一门手艺，食材要新鲜，这样才能保证炸出来的串口感鲜美。然后呢，火候要掌握好，火太大容易炸焦，火太小则炸不熟，熟能生巧，一定要不怕苦、不怕累。”

边吃边聊，我又问胖姐在炸串的岁月里有没有想过放弃？胖姐用毛巾擦去脸上的汗珠：“肯定有啊，特别是大冬天很冷，就想赖在被窝里不出来，可是为了生活，我一次次告诉自己不能偷懒，每天早上凌晨四点多就起来，家里人都忙着帮我穿串，然后下午三点多就摆摊，要说累呢，其实就是心里累。日子就是这样平淡之中度过，记不清多少个日日夜夜打拼的日子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慢慢地，我也是适应了环境，自己的炸串也成了刘桥的招牌美食。每次遇到困难，我总是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坚强，一定要坚持，小人物也有大梦想。”

胖姐炸串生意越来越好，她会根据不同的品类入锅，一切井然有序，有鲜嫩多汁的鸡肉串、口感脆嫩的脆骨串、香气扑鼻的里脊串、自家秘制的面筋串、裹满面包屑的大鸡排、新鲜嫩绿的青椒……当一串串鲜嫩的食材被放入滚烫的油锅中，“滋滋”声响起，每一种食材都在油锅里翻滚着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，让人忍不住垂涎三尺。胖姐炸串之所以好吃，更多的在于胖姐会很好地把控不同食物需要的时间、火候，然后陆续捞出、

芬芳一叶

沥油、冷却放入铁盘中，整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。

香嫩的牛肉串、玉米肠和五花肉串，经过油炸，口感紧实而富有弹性。脆嫩的茄子片、酥香的土豆片，吃起来完全不油腻，让人回味无穷。炸年糕又劲道，甜甜的，内里糯软，吃起来三个字：真带劲。青椒、生菜、西蓝花不仅美味可口，还能让我稍稍缓解一天的劳累。金针菇、蘑菇、洋葱更是炸串界的常青树，香味儿飘得老远。孜然粉、胡椒粉、椒盐与辣椒面纷纷扬扬洒落，均匀地包裹住每一份食材，那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，肆意撩拨着味蕾。

炎热的夏季，冰镇啤酒绝对是炸串的最佳搭档，一口气喝下肚，痛快！不喝酒的朋友也不用担心，可乐、果汁、凉茶样样都有，总有一款适合自己。每一口都仿佛在告诉我，简单的食物亦能让生活充满滋味。

新的一年，新的希望，今年也是我来到通州的整整二十年，物价上涨了，唯有胖姐炸串还是当年的价格，所有的蔬菜都是一元一串，牛肉串三元，小里脊一元，大里脊两元。曾经每当夜幕降临，我都会来到胖姐炸串店，看着她从最初在校园路边摆摊到近两年有了自己的肉串店，她的摆摊经历就是一个励志的感人故事，她的经典语录就是：“我享受炸串的快乐，一年四季，风雨兼程，用心做好每一份炸串，热情对待每一个客户。”

再次走到胖姐炸串店，夫妻俩不约而同叫出我的名字，依然还是老三样：小里脊、甜辣豆腐、玉米肠。当炸好的食物递到手中，我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，鲜香在舌尖绽放，热辣与满足在心底蔓延，甜辣口味的酱料刺激着舌尖。在这油烟弥漫中，疲惫被慰藉，烦恼皆消散，只余当下这片刻的欢畅与自在。炸串散发出的阵阵香气与小镇的夜晚相互映衬，这就是生活最质朴、最滚烫的模样，暖胃，更暖心。